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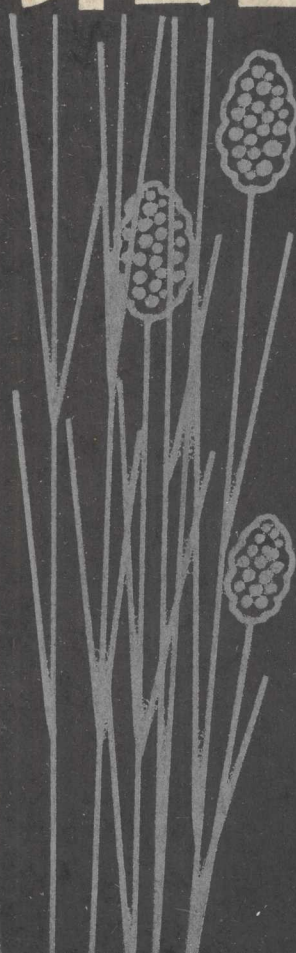


高粱红了

·第一部·

乌云密布

肖 玉





《高粱红了》第一部

乌云密布

玉

花城出版社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沈阳

乌 云 密 布

肖 玉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辽 宁 省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

大 连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1 $\frac{1}{2}$ 插页: 2

字数: 243,000 印数: 1—90,000

1959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新1版

1982年9月新1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53·637 定价: 1.00 元

目 录

序 曲	漫长的夜	1
第 一 章	“和平”的日子	22
第 二 章	撤退	50
第 三 章	同甘共苦	72
第 四 章	班长和战士	94
第 五 章	风雨同途	113
第 六 章	捷报	148
第 七 章	严寒	164
第 八 章	黄泉沟	184
第 九 章	最高的“享受”	211
第 十 章	大洋山	237
第 十 一 章	雪中腊梅	255
第 十 二 章	重逢	270
第 十 三 章	吕家堡子	288
第 十 四 章	曙光在前	310

序 曲 漫长的夜

胶东东部地区，有山有泊，水陆两旺，可真是富饶康泰之地。但在那黑暗的旧社会，地主和官府勾结，摊捐派税，重租盘剥，穷家小户，糠菜之食难保，麻布之衣难寻，整年累月的在饥寒交迫的油锅里煎熬。就拿林老三来说，祖父在世的时候，原有三亩泊地，只因家里丁忧，借了金大财主铜钱三十吊，可就惹下了祸根。利滚利，一滚滚了十几年，把三亩泊地滚到金大财主手里去了。林老三的父亲种这三亩地时，便要给财主交租，偏又遇上荒年，收成的粮食不够交租，一欠再欠，债务积成了一座小山，压弯了他的腰。到了林老三这一代，便只好给金家当长工，用自己的身子来还这笔无底孽债了！就是象林家这样一些人的血汗，养肥了金家的后代金八烧。

一九二六年，就是农历丙寅年，林老三四十二岁，却一个儿女没有。他的妻子虽然生过四个孩子，但都是不满周岁就丧了命。因此，人们都说林老三命里克后，有些人给他送了个外号，叫作“独木林”。

“老三啊！你不配姓林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二木才成林啊！可你，四十多岁了，还是独木一根。”

每当人们叫他“独木林”的时候，他便倍加伤心。但，他对自己悲惨的遭遇找不到确切的解释，只是暗地里叹息自己命苦。

冬月初四（公历十二月八日）干支辛未，节气大雪。西北风呜呜号号，好象要把山给吹平，树给扫倒，那股凶劲儿，叫人心寒胆裂。正在老虎山上给金八烧砍柴的林老三，冻得嘴唇发乌，浑身打颤。凭他身上那件破棉袄，怎能敌得住这残暴的西北风呢！可是，捧着人家的饭碗，就得听人家使唤。金八烧在家围着火炉子，还穿着狐皮大袄，他管你林老三是死是活？林老三想到气愤处，直觉嗓门冒火，猛地举起砍刀，把一棵柞柴砍倒：“妈妈的，谁有本事把金八烧这么给收拾了，那……”林老三看着被砍倒的柞柴，竟莫名其妙地冒出了这么个念头。可是，这念头刚冒出来，心却又禁不住“突突突”直跳。“啊！杀人！那都是坏人干的勾当，我怎么……”是的，在林老三的记忆里，都是坏人杀好人。就象村东头王老锁，一辈子耿耿直直，就因说了两句冒犯金八烧的话，竟被他一状告到衙门，作了刀下鬼；还有村北头的李老成，只因好打不平，惹怒了金八烧，被杀了头……难道世界上就永远这样黑白颠倒，专许坏人行凶作恶吗？这些坏蛋由谁来收拾他们呢？林老三的心象被乱麻缠住了似的，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。这股乱劲儿，他全发泄在柞柴棵上。只见他，闷着头，顶着风，“咔嚓”、“咔嚓”地把柞柴一棵棵砍倒！

砍了一阵，累得林老三浑身冒汗，由心里散发出来的热气，驱逐了西北风的寒冷。他不由得站起来，直直腰，伸伸胳膊，借此解脱一下疲劳。他正在活动着胳膊，却见一个八岁的孩子挑着一担水桶，从老虎嘴那悬崖上，骨碌碌地滚了下去。林老三心猛地一跳，扔下砍刀，直奔老虎嘴悬崖下。到跟前一看，这孩子正是金八烧家的小猪倌，姓迟，名叫贵义。冷水，泼湿了他身上的薄

衣裳，衣裳马上冻成了冰；两只小手，手心红肿，手背一条条充满鲜血的裂缝；脸上两处血痕，那是刚刚摔破的。林老三急忙把他扶起来，脱下自己的破棉袄，换掉了贵义身上的冰凌薄衫。然后亲切地问道：

“孩子！这大冷天，山陡路滑的，为啥到这儿来挑水？”

贵义嘴唇发紫，牙巴骨得得直响，费了好大劲才说出一句：“东，东家叫我……”

林老三一愣：“平白无故的，东家为啥要叫你到这儿来挑水？”

贵义说：“他，他说这是仙、仙水，要用这水煮、煮喜面，给小少爷过百岁，他……”

一提起给小少爷过百岁，林老三心里格腾一下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儿。

“过百岁”，是当地盛行的一种风俗。据说是为了使婴儿长命，在生下一百天的时候，由姥姥家收百家之钱，打一把“长命百岁”的百家锁；收百家之布，做一件百家衣，给婴儿穿戴上，婴儿就可以免灾去难，长命百岁了。金八烧娶了三房太太，都没生养。前年又娶了第四房，还是没有养儿育女的迹象。直至去年冬天，这第四房太太却突然有了孕，而且在今年八月间一胎生下两个胖小子。可是，从这两个小子的相貌上看，没有丝毫象金八烧的地方。因而人们就私下议论，都说金八烧自小贪花宿柳，长了梅毒，根本没有留后传代的本领。所以，他娶了第四房太太之后，便暗暗找了一个小伙子“借种”。这小伙子是谁？现在在哪里？人们也传说不一。有的说去年秋间一个深夜，金八烧从外地领回一个年轻后生，从进了他家的门，再没露头；等第四房太太有了孕之后，这小伙子就被金八烧活活埋掉了。这传说正确与

否，很难查对。但在那个世界里，金八烧有权有势，无恶不作，别说偷偷埋掉一个小伙子，就是公开打死一个人，谁还敢说一个不字：“有钱能买鬼推磨嘛！”

林老三心里所以不是滋味，是有三层因由。第一层，就因这两个王八羔子来路不清，他觉得恶心；第二层，想起自己曾生下四个孩子，都是不满月就死掉，如今再看金八烧替这两个王八羔子过百岁，心下嫉妒、难受；第三层，眼见着贵义被摔得满脸是伤，手脚冻得红肿青紫，心下感到愤愤不平：“妈妈的，为了你的两个王八羔子过百岁，竟叫一个八岁的孩子上老虎嘴挑水，丧尽天良！”

一阵悠扬、清脆的喇叭声，从金八烧的大院里传来，林老三知道这是戴“百家锁”的仪式开始了。若不快把水挑回去，误了他们煮喜面，那贵义的皮肉可就又要受苦了。无奈，他只好忍住心中的气愤，拍了拍贵义的肩膀说：“你在后面慢慢走，大叔替你挑水回去。”

从老虎嘴往村里走，正顶着西北风。小贵义跟在林老三背后，脸被风吹得象刀刮，无奈，只好车转身退着走；可是林老三挑着水，就要承受这冷风的袭击了。风很硬，向前走一步，要被吹回半步；眼被吹出了泪水，手被吹得象猫儿咬……但是，为了不使小贵义受苦，为了不耽误金八烧煮喜面待客，他艰难地、一步一步地顶风走着。咳！“住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！”费了约近半个时辰，他才进了村，走到了金八烧的大门口。他抬头一看，哟！金八烧的大门口摆满了轿子、苦子和大车；二十几匹拉车的骡马，一齐溜地拴在花岗石墙上的拴马石上。光看这个派势，就知客厅里是聚满了金八烧的狐朋狗友了。林老三再往前走，只见门前那对石狮子也象变了模样儿，张着血口，瞪着大

眼，象要把人一口吃掉似的。门楣上那“聚德堂”的横扁，结上了彩绸；布满铜钉的大门扇上镶嵌的“忠厚传家，诗书继世”八个大字，也显得格外耀眼。可是，他再转身看看小贵义，两手合抄在袖口里，冻得缩着脖、躬着腰，象冰团似的发抖，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愣怔怔地止住了脚步，自语道：“难道这就是命么？”

正在这时，客屋里突然传出了金八烧一声高叫：“杠上开花！”稍微静了片刻，就又发狂似的吼道：“好香的八条！自摸到底，门前清，清一色，一条龙，满贯！”接着又是七嘴八舌的赞叹声：“小少爷过百岁，你来了个杠上开花，真是喜上加喜！”

一阵喧吵之后，又听金八烧吼叫：“上菜喝酒！”

“八爷，喜面还没煮。”狗腿子的声音。

“啊！？”

“仙水还没挑回来。”

“不是叫小猪倌去了吗？”

“去是去了，可是……”

“无用的东西。你快去看一看！”

林老三猛然被这对话提醒，回头对小贵义说了声：“快进去！”便担水登上了门口的石阶儿。当他左脚刚刚跨进门坎的时候，狗腿子迎头喊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吓得林老三浑身打了个哆嗦，莫名其妙地问道：“不是等着用仙水么？”狗腿子却恶狠狠地说：“东家吩咐过，今天是小少爷过百岁，大吉利日子，不准你这绝子绝孙的独木林，迈这道门坎！”林老三一听，头轰的一下，两眼直冒蓝花。狗腿子却从他肩上夺过水担，向小贵义喝道：“小兔崽子，快把这水挑进去！”

冷得蜷缩在一起的小贵义，满心疑惑地叫了一声：“大叔！”

林老三两眶热泪，不禁汹涌而出，说道：“孩子！你，你快把水挑进去吧！”

小贵义费了很大劲，刚把水担起来，金八烧却迎面而出。这金八烧酒糟鼻子，窝瓜脸，肉横长，眉竖吊，一副凶相里却又带着三分滑稽；他身穿狐皮大袄，足登白色毡窝儿，又显得臃肿、拙笨。他远远地就以那因长梅毒而沙哑发噪的嗓门问道：“吵闹什么！”狗腿子忙迎上去，卑躬屈膝地说：“八爷！惊动你老了。只为独木林这一点小事……”金八烧瞪着秤星眼，斜溜了林老三一下，说：“啊！你这穷绝户，不知我今天给少爷过百岁吗？”小贵义实在不平，稚气地说：“大叔是给你挑仙水呀！”金八烧忙问：“怎么，这水是他挑来的？”狗腿子说：“是啊！”金八烧饿虎扑羊似地走上前，夺下水桶，“哗”、“哗”把水泼到了门外，口里说：“岂有此理！这大喜日子，怎么能叫死后连个打灵幡的人都没有的丧命鬼挑仙水！”这句话象一根烧红了的铁条，猛烫着林老三的心。他脸色憋得紫红，走上前去说道：“东家啊，东家！我顶风冒寒从老虎嘴把这水挑来，你不该……”没等林老三把话说完，金八烧却一拳向他胸口打去，狠声喝道：“给我滚出去，晦气的东西！”

林老三被打倒在水湿的地上。小贵义正欲去拉，金八烧却“拍、拍”打了他两个耳光：“混蛋，谁叫你用他挑水！”又回头对狗腿子说：“给我把他吊到马棚里，消消这股晦气！”狗腿子马上应声，拖起小贵义往里走。小贵义厉声喊着：“大叔！大叔——”

林老三闻声从地上爬起来，大门却“咋朗”一声关上了。小贵义那凄厉的叫声被门隔阻，渐渐听不清楚了。林老三看着那虎森森地，钉满铜钉的黑漆大门，禁不住一声呼号：“天哪！”

天，由晴变阴。西北风呜呜号号，吹得越发厉害，直吹得高杨树上的乌鸦窝摇摇欲坠。几只乌鸦惊慌地在树梢上盘旋，“哇哇”地噪器。

林老三的心象碎了似的，直觉天旋地转，头重脚轻。他顺着风，蹒跚着向家中走去。

“哎呀呀，我这正要去找你，你却来了！”

林老三闻声定睛一看，站在面前的是隔院的九瞎话大叔。

九瞎话笑咪咪地说：“你大喜了！”

林老三吃惊地瞪着大眼：“喜！？”

九瞎话说：“你屋里的，刚刚生下一个胖小子！”

林老三一听，二话没说，便直向家中跑去。刚进院，便听到婴儿“哇哇哇”的哭声。这哭声象一股电流，刷地暖遍了他的全身。他迫不及待地闯进屋里，掀开盖在婴儿身上的破被，两行热泪，簌簌地滴落在婴儿的小脸上。好久，好久，他才抖动着嘴唇，自语道：“我，我再不是独木林了！”

九瞎话说：“快！给孩子取个名儿吧！”

林老三不假思索的说：“这名儿么？有了，就叫做狗剩儿！”

狗剩儿这名字，是被狗吃剩了的意思。当地乡下人都这么说，叫这么个名字，孩子就更好养活。因此，九瞎话拍手赞成，他说：“对！咱们穷人穷对付，就借这么个吉利，保孩子无病无灾！”

不知是这传说可靠，还是狗剩儿的生命力旺盛，他终于在饥寒交迫中长大了，而且还结实得象个小铁蛋子似的，六、七岁就能帮妈妈做好多活计。但，妈妈心里却另有打算，不能叫孩子和他爹一样，睁着双眼，斗大的字不识一个。因此，当狗剩儿八岁的时候，妈妈便同林老三商量说：“狗剩儿也这么大了，我打算送他进

学堂，念念书。将来毕了业，托人到关东山给他找个地方当学徒，也兴许能挣钱孝敬咱俩呀！”林老三虽然也把狗剩儿看成自己的命根子，可是对送他进学堂念书，却皱起了眉头：“念书！喝着西北风念书吗？连裤子都穿不上，还能去坐学堂里的板凳？再说，逢落生在咱这茅草房里的人，天生就是命儿薄，离不开是个打牛旋的角色！”母亲说：“可不能那么说，咱大人命儿薄，孩子也该命儿薄？我早就说过，剩儿能活到如今，就是天大的命。我宁肯勒着裤带，抗着脖子，也要供他念书！”林老三摇了摇头，再没吭声儿。

快到开学的时候了，母亲又跟林老三商量。林老三板着脸，唉声叹气地说：“我又何曾不想叫孩子念书？可是半年就得交三块钱学费，这叫我往哪去整？天生没有念书的命儿，何必去操那份心！”母亲说：“就是我拖条棍子去讨饭吃，也非送剩儿去念书不可！”说着，她便转身走了出去，到了隔院儿九瞎话家里。

九瞎话已经六十岁出头了。扛了一辈子活儿，连个老婆也没混上。现在，他白天给村子里放牛，晚上就给人家编筐织席子。他的脾气顶好，门邻上的人，有了空儿，都愿到他家里磨蹭。晚上，他一面编着筐，一面就南朝北国的讲故事。他讲的有声有色，简直是死人也能叫他给讲活了。他乳名叫九，所以大家就给了他个外号：九瞎话。九瞎话老爷爷，特别喜欢狗剩儿，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那样看待。狗剩儿的母亲到了他家里，他忙让出一个草垫子给她坐下，说：“他三嫂子，我听说你要送剩儿进学堂？”母亲叹了口气说：“想倒是那么想，可咱穷人家，咳……”九瞎话老爷爷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愁拿不起号书钱是不是？”说着，他便从一个小匣里取出个布卷儿，解了一层又解一层，露出崭新的几张票子。他拿出三张，交给母亲说：“拿去吧，明天

一准要把剩儿送进学堂。”母亲伸手接过钱，眼里流出了泪水：“九叔，我这可怎么感激你呀！”九瞎话爷爷却把手一摆说：“这容易，能叫剩儿长大别忘了我这孤老头子就行。我早就看中剩儿这孩子了，看他长得方头大脑，一脸福相。说不定他有了出息，我还要沾个光儿呢！”

狗剩儿这名字，可不能写在先生的点名册上。逢念书，总得起个“大名”儿。就在上学这天，先生给他写上了林玉生三个字。可是，除了先生点名而外，别人还是管他叫狗剩儿。他念书可真用功，因为母亲和九瞎话爷爷常对他这么说：“剩儿，你进学堂念书，这可不易呀！你妈就指望你呢。念好书，进城当学徒，往后出息得好，升个掌柜的，那就能挣钱养家……”这些话，狗剩儿总也忘不了。全班二十四同学，数他用功。接连三年，他都考第一，自然老师也就喜爱他了。但是，这可引起了金八烧两个少爷的嫉妒。

这两个少爷，就是林玉生出世那天，他俩“过百岁”的金家后代。一个叫金吉忠，一个叫金吉恕。他俩同狗剩儿一起入学，但狗剩儿已在四年级了，他弟兄俩却还留在一年级。这天晚上放学，半路上，金家弟兄俩突然架起狗剩儿就跑，一直跑到村头的一个小树林里，把他按倒。一个骑着他的腿，一个按着他的手。金吉忠说：“狗剩儿，谁叫你念书这么好！”金吉恕说：“我叫你吃点狗屎，你就考不上第一了。”说着，金吉忠便把用纸包好的狗屎，放开来，往狗剩儿嘴里抹。狗剩儿使劲一挣扎，翻起了身，头一拳打在金吉忠的脸上，二一脚踢中了金吉恕的肚子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拉腿便跑。

放学很长时间了，狗剩儿还没回家，母亲心里可急坏了。她左思右想：“莫非是出了什么岔子？”眼跳、心不安地站在门

口，等着剩儿回来。等了老半天，狗剩儿才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。母亲忙问：“剩儿，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？”狗剩儿憋着一肚子气，两眼骨碌骨碌转，一句话没说。母亲更着急了，又问：“老师打你了吗？”狗剩儿摇摇头。母亲再问：“谁欺负你了吗？”狗剩儿眼里唰地掉出了眼泪，但还是摇了摇头。母亲把他拉在怀里，摸着他的头说：“你这孩子呀，光知道生闷气。是怎么回事，你要对妈说清楚呀！”但是，不管怎么问，狗剩儿硬是一声不吭。母亲唠唠叨叨地说：“你呀，脾气就是这么倔。妈叫你念书，是要你成个斯文的人，将来做买卖，挣钱，发家。可你呀，总没断得了你爹身上那股倔气……”

吃过晚饭，狗剩儿跑到九瞎话爷爷屋里。他一进屋就拉着九瞎话爷爷的手问：“九爷爷，你说，金八烧的儿子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欺侮我呢？”九瞎话爷爷喘了一口粗气说：“剩儿，你忘了我给你讲的那段故事了吗？这怨咱们人穷啊！虽然你的长相象个福人，可终究是生在薄地里呀！你想想，长在荒山上的花儿，哪有不受霜打的？可是，话又得说回来，荒山上的花儿开起来，可绝不比金八烧园子里养的花儿坏！”狗剩儿瞪着两个大眼，直溜溜地瞅着九瞎话爷爷那山羊胡子。他说：“我可是从来也没惹他呀！”九瞎话爷爷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就象街东头锁柱子他爹，几时惹过金八烧？可金八烧看好了他的姑娘，就给抢去糟蹋了嘛！咳……”狗剩儿问：“衙门里为什么不问他的罪呢？”九瞎话爷爷干笑着说：“傻孩子呀！你不见人家有钱有势？俗话说，有钱能买鬼推磨。真的，这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呀！”

狗剩儿把头低了下来，半天才说：“九爷爷，我明天不敢上学了。”九爷爷一愣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于是，狗剩儿一五一十的，把金家两弟兄欺侮他的事儿，说了一遍。九瞎话爷爷叹了一

口粗气说：“按理说，你打的也对，连鸡临死还要打个扑楞呢！可是剩儿呀，小胳膊总扭不过大腿儿，以后远一点躲着他们就是。明天你还是上学，把这事儿告诉先生，先生能整治他们。”

狗剩儿第二天一上学，便向老师告了状。老师一听，气得脸色发青。一上课，他便正颜厉色地叫道：“金吉忠、金吉恕，给我过来！”金家弟兄俩终究怕老师，规规矩矩地离了座位，走到老师跟前儿。老师问：“为什么欺侮人？”金吉忠说：“老师，我们没欺侮他，是他欺侮我们。”老师越发生气了，狠狠地说：“胡说！他一个人，怎么能欺侮你们两个人！”说着，就用藤棍儿狠狠地打他俩的手。金家弟兄俩挨一下，手往回一抽，老师拖出来再打一下。直打得他俩喊爹叫娘……。

下午上课的时候，不见了金家弟兄俩。老师正在咕念：“这两个孩子，真是没有出息。咳，什么家庭什么孩子呀！又刁又猾，不学正经，简直是小流氓……。”忽然外面一个沙哑的嗓子在喊：“进去把先生拖出来！”老师一听，便辨出是金八烧的声音。他从从容容地说：“不用拖，找我有什么事？”说着就往外走。可是刚到门口，两个狗腿子便抓住了他胸前的衣裳，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拖到院里。金八烧双手叉腰，沙哑着嗓子说：“为什么打我的孩子？”老师说：“哦，原来是为这个呀。这，这是我当先生的本分，也是为了你孩子的品德和学业呀！”金八烧扯着两个孩子的手，送到先生眼前说：“你胡说八道！你为一个穷孩子，就把我孩子的手打成这个样子？来，给我送到县衙门。”就这样，老师被金八烧抓走了……。

狗剩儿正自发呆，金八烧却气势汹汹地走到他面前，一巴掌就把他打得鼻子口里渗血：“给我滚！不许你再坐这里的板凳！”

狗剩儿拿着书包，一步一步往家里走。他没有哭，他小小的

心灵里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。可是，他刚走到家门口，便听见父亲震天动地的骂声：“……当初我说不能念书，你偏偏叫他去。如今惹出祸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”

“这能怪剩儿吗？”母亲的声音。

“不怪他怪谁？咳！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还指望他去做买卖、发财呢！如今我也叫金八烧撵了，我看咱都去喝凉风去吧！”父亲的声音。

“啊！？金八烧把你也撵了？”母亲说着，呜呜地哭了起来，“天哪！这是什么世界呀！”

狗剩儿脑袋里嗡嗡响，浑身象在打旋儿：“这真岂有此理，金八烧有钱，就能这么横行霸道的欺侮人吗？他儿子欺侮我，他把老师抓走，还把我爹撵了……”他越想，心里的怒火烧得越旺。他脸色涨得铜紫，进了家门说：“爹，你跟妈发脾气有什么用，有劲该去跟金八烧使啊！”

林老三一肚子火。祸是由狗剩儿惹起来的，如今狗剩儿又埋怨他不该在家里发脾气，更是火上加油。他举起拳头，狠狠打了狗剩儿一拳，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，当初你为什么大叫狗吃了呀！”母亲忙上前护住狗剩儿说：“打他干啥，要打，你打我吧。”母亲把狗剩儿抱在怀里，伤心地哭着……

林老三喘了一口粗气，双手把脑袋一捂，一屁股坐在一条矮凳子上，一声不吭了。全家人就这么哭呀、愁呀、气呀的，连晚饭也没吃。

九瞎话爷爷拿着一个热饼子走了进来，塞到狗剩儿手里说：

“吃吧！”然后又转身对林老三劝说道：“你别难过了，咱穷人是凭力气吃饭。金八烧撵了你，你再到别家去呀！难道天底下除了他家，再就找不到个地方卖力气了吗？”狗剩儿忙扯着九瞎话

爷爷的手说：“九爷爷，我也要去卖力气，你给我找个地方吧。”母亲说：“那么，你不念书了？”狗剩儿说：“妈，他们不准我再念书了。”九瞎话爷爷摇了摇头：“这是什么世界，啊？他妈的，我就不信，金八烧能老这么一手遮天？不能，他不能。总有一天，要刮起一阵大风，把他那只魔手刮断！”

“能有这么一天吗？九爷爷。”狗剩儿好奇的问。

林老三却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先别想那么远，还是顾顾眼前的事儿吧。”九爷爷叹了口气说：“咳！走到那儿，说那儿的话。我看剩儿先跟着我，白天帮我放放牛，晚上就学学编筐织席的手艺吧！”

从此，狗剩儿再也没进学堂的门儿。他黑天白日，跟九瞎话爷爷在一起。白天在荒山野地上放牛，晚上便一心一意的学手艺。起先，他还常跟九瞎话爷爷打听：“九爷爷，你说一说，金八烧为什么有钱呢？咱为什么穷呢？”但九瞎话爷爷却总是含糊糊的，什么命啊、福相啊、祖先坟墓的风水啊……狗剩儿都听腻了，可也没把心里的疑团儿解开。于是他也就不再打听了。他光一个人闷头琢磨，可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，又能琢磨出个什么道理来呢？不过，有一条他心里是看准了：“若不把金八烧这个恶霸整倒，我就念不了书，穷人就得受他的欺侮。”一种由模糊到强烈的仇恨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生长起来。

九瞎话爷爷，却还是爱叨咕。特别是两个人白天在山上放牛，他总是南朝北国的讲啊，讲啊，好象要借讲故事消愁解闷似的。他讲了“武老二在景阳岗上打虎”，又讲“武老二赶庙会”……这些故事，引起了狗剩儿的兴趣。一次，他向九瞎话爷爷问道：“现在为什么没有武老二这么个人，把金八烧给打死呢？”他很希望自己长大以后，能成为武老二那样的好汉。甚至他晚上